

# 失踪

离离 著

SHIZONG

离奇失踪案，频频发生。  
安静小城，笼罩在怎样的阴云之下？

警察家属也遭厄运，迷雾之后有怎样危机重重的险恶？  
失踪，一切由此开端，等待谜底揭开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SHIZONG

# 失踪

离离 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踪 / 离离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6  
ISBN 978-7-5624-6001-5

I. ①失… II. ①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27297号

## 失踪

离离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翟飏

责任编辑: 曾钰钦 版式设计: 贾琳君

责任校对: 刘雯娜 责任印刷: 张 策

\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(A区) 内

邮编: 400030

电话: 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 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[fxk@cqup.com.cn](mailto:fxk@cqup.com.cn)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95千

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001-5 定价: 28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 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#### 第 一 章 | 神秘失踪

1

蓝城市近来人心惶惶，很多酷男靓女无端失踪，引起蓝城公安部门高度重视，局长申鸣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号令全体公安干警严正以待尽快破获案情，刑侦队长肖扬自然责无旁贷接受下这个艰巨任务。

#### 第 二 章 | 逃出魔掌

13

小菊的失踪没逃过巧莲的眼睛，巧莲饭桌上问大风小菊哪去了，大风支吾说出去买菜人就没了。巧莲问几天了，大风说两天了。巧莲逼视过去，为啥不给家人说？大风回说以为她串亲戚了，就没说给大家。大风说完浑身湿透，汗水掉进碗里几滴她也浑然不觉。她魂没了五成，仿佛小菊是她害的一般。

#### 第 三 章 | 仇人相见

25

艳魔自始至终只是诡笑，一天早晨艳魔把那团早已蒸熟的东西从冰箱里取出来化了，又放在锅里加上佐料煮了，然后切成丝和黄瓜凉拌成一道菜，上面撒了芥末油，吃起来麻辣爽口。李勇好久没吃到荤菜，加上报仇心切，一盘子“凉拌菜”全给他吃光不说，外加吃掉两碗米饭。等他吃完，艳魔翘起二郎腿不紧不慢地说，知道你吃了什么吗，那是你的男根，怎么样，好吃不？

#### 第 四 章 | 案底罪犯

37

肖扬不动声色地坐在一个位子上品茶，一个装扮艳丽的女子贴过来，香粉味道直呛鼻子，肖扬厌恶地躲闪下，但很快迎合了女子的动作。女子坐在他身边摸他漂亮的领带，他就势搂住女子。

## 第五章 | 被困少女

49

肖扬扮出休闲样，边走边扑捉蝴蝶，走遍院落，他随意坐在一个花池沿上，这一坐，他感觉有些不对，屁股坐在大理石台上飘了下。石头怎么会动？肖扬低头查下去，很快，他发现了秘密。

## 第六章 | 花园尸骨

61

回到宿舍没多久天已大亮，肖扬打算迷糊一觉，他刚进入眠状，忽然听到一阵吵嚷，他连忙穿好衣服奔向门外。二楼沸腾了，大家都挤在朝向花园的窗口看。肖扬凑过去，触目惊心的一刻涌在眼前，那时太阳刚露头，一切都还是阴色调。花园吊在半空，一个浑身血葫芦的女人在地面上来回滚动着，似乎想挣脱什么。

## 第七章 | 荒野别墅

73

抬眼望去，前方不远处浓烟滚滚，间或有火苗闪烁。近眼一瞧是座房屋，荒郊野外只有这座房屋孤伶在那里，前面临河、四周荒无人烟怎么会无故起火？魏新感到情况蹊跷，吩咐队员四散开围住火区。

## 第八章 | 院内枯井

85

她俯身闻花香的瞬间，一双大手牢牢抓住她，没等她有所反应，那双大手顷刻撕碎她的裙子。她哪里挣脱得了人高马大的黑豹，她极力呼叫着救命，黑豹狰狞地笑了，他说你喊破嗓子也没用，你爹把你交给我处置，谁会救你。

## 第九章 | 傻子村庄

97

傻子不管何时何地只要看见尚圆即会扑过去，尚圆被公婆关进仓棚的几日后被傻子发现，傻子拿了把利斧猛地砍开锁头呼啸着冲进去，尚圆再次被屠戮，公婆怕尚圆肚子里的孩子被傻子糟蹋掉，趁傻子昏睡时绑了他。

## 第十章 | 无主人头

109

打斗中，肖扬乘隙掀掉女老板墨镜，除掉墨镜，女老板完全曝光，肖扬愣住，眼前的女老板竟是他寻觅多年的小妹肖肖。一时间，肖扬思虑翻滚、不知所措，小妹怎能成为女老板，又怎会武功？难道自家看花了眼？

## 第十一章 | 群魔暗渡

121

推开房门，沙发翻在一旁，室内凌乱不堪。魏新预感到姚晓娟出了事，疾步奔向睡房。睡房内也是凌乱不堪，床上空无一人，被子拖地半截，枕头静躺在地面。根据床上乱糟情况，姚晓娟肯定拼力挣扎过。

到底是谁掠走妻子？目的何在？

## 第十二章 | 黑吃黑心

133

惊呼声再次传来，侧耳一听，呼叫声音来自一面墙。肖扬激动万分地奔过去，挪开挡在旁边的一只箱子，向上面敲几下，墙面像刚才几只空货箱那般发出空音，举电筒一照，水泥墙面有条深缝，沿缝一拉，竟是道水泥面的木门，肖扬闪身进去，随后合上那道门。

## 第十三章 | 地下暗穴

145

他对女人一直不感兴趣，无论漂亮还是丑陋，他都不正眼瞧女人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怕闻到女人身上那股说不清的气味，尤其是女人例假期那股子血腥味。若是不经意闻到那股气味，他会一连呕上几天，所以娶媳妇的事自然泡汤。

## 第十四章 | 卧底险情

157

海哥唰地抽出腰刀扎过去，肖扬躲闪过几刀，这时海哥手下一个小弟从背后袭来，肖扬转身与之搏斗，海哥趁机猛刺肖扬一刀。那一刀不偏不斜刺中肖扬肋骨，肖扬即刻削弱应战能力。

## 第十五章 | 误闯家门

169

海哥带小秃子来到郊外山顶一把推下去，小秃子还没反应出咋回事，人就落进万丈深渊。小秃子做了替死鬼，海哥照旧是凌迟身边的红人，可以说凌迟老大，他老二，公司上下没人不畏惧他。不久凌迟任命只有小学文化的海哥为总经理特助，薪水比以前高一酬，海哥更是得意得浑身骨头酥软。

## 第十六章 | 杀人灭口

181

一行清泪顺脸淌下，艳魔扣上全家福，她不敢再看上面每个人，尤其是为她付出很多心血的大哥。这个具有警察世家和烈属称号的家居然诞生出恶贯满盈的罪犯，她不敢想下去，想大声疾呼，也想抱头痛哭，可她不敢弄出半点声音。她怕人听到，只好蒙住头在被子里小声啜泣。

## 第十七章 | 逃亡生涯

193

东南亚女子性感活泼，连吃相都和东方女子不一样，爱莲娜边吃边舔嘴巴，吃得香甜紧凑，引起他的食欲。这时他无比痛恨起东方女性，她们假斯文的散漫吃相，以及间或不大方的扭捏，都让他觉得那是一种原始的落后。

## 第十八章 | 冒充他人

205

产生这层念头，艳魔忘记不久前驱车逃亡时那番忏悔和醒悟，她一脚踢向小尼姑的太阳穴，小尼姑没来得及躲闪，给她踢中，身子晃了下人便昏死过去。趁大家在屋子里吃饭，艳魔背起小尼姑往河边跑去。

## 第十九章 | 兄妹相逢

217

咬下嘴唇切割开和墙壁接轨的玻璃，迅速蔓延过去，等女监警发现，他人已进入看守所，没等女监警拔出手枪，他手里的电钳照准两名女监警逐一砸去，她们即刻倒地，另外两名女监警被她们倒地声音惊醒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海哥，也被海哥用同样方式击倒。

## 第二十章 | 梦之死

229

囚车在一处白色小楼前停下，那里是专门处死罪犯安乐死的地方。

刑警把她架到行刑室的一张床上铐住四肢、蒙住双眼，由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刑警执行处决。执行刑警从器具箱里拿出注射器抽向一只药瓶，注射器满毫升的时候，执行刑警对准肖肖一只胳膊扎下去。渐渐地肖肖感到浑身发凉、意识模糊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肖肖死了，眼角处的一抹泪珠凝固住。

## | 第一章 |

# 神秘失踪

蓝城市近来人心惶惶，很多酷男靓女无端失踪，引起蓝城公安部门高度重视，局长申鸣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号令全体公安干警严正以待尽快破获案情，刑侦队长肖扬自然责无旁贷接受下这个艰巨任务。



蓝城市近来人心惶惶，很多酷男靓女无端失踪，引起蓝城公安部门高度重视，局长申鸣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号令全体公安干警严正以待尽快破获案情，刑侦队长肖扬自然责无旁贷接受下这个艰巨任务。他对“失踪”二字相当敏感，尤其查到失踪男女年龄都在18~20岁之间，他更加切齿。他记得唯一的妹妹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失踪的，那时他刚从警官大学毕业不久，他找了三天三夜，找遍蓝城的每个角落，结果是一无所获，多病的奶奶因焦虑和极度思念撒手人寰。想到那悲惨的一幕，肖扬忍不住怒火万丈，放话说就是把蓝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些失踪者。

蓝城依山傍海，城市设施完美，傍晚海边清风送爽、海水幽蓝，情侣们或依傍一起看海或甜蜜地搂抱一处。一个戴墨镜的卷发女人正在四下巡视，似乎在浏览风光，又似乎在寻觅什么。潮水泛滥于脚边，那双漂亮的沙地拖鞋很快被潮水淹没，她烦恼地把它甩向深海，徒步返回车内穿上秀气的高跟鞋。车子开进市区，她终于锁定目标在一家英语辅导班门前停下车子，等待里面的人出来。一双眼睛贪婪又专著，如同猎人捕获猎物般虔诚。九点钟，里面陆续出来学生，一个帅气男孩吸引住她，她马上倒地假装揉腿，男孩随同一行同学打她身边经过，她故意哼唧不止，男孩回头看到路灯下一张扭曲的脸，好心地走过去，问她怎么了，她说给车撞到，男孩扶起她。靠近她的车，突然车门大开，从里面跳下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，男人拎小鸡样拎住男孩一提溜，男孩便被揉进车里，女人一改扭曲面孔跟进车。

车子七绕八绕很快到达目的地，那是座孤立二层小楼，周边是漫无边际的荒郊野地，杂草和臭水沟几乎环绕整片荒野，那是些天然臭水沟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不

管天气有多么干旱，它都生生不息。雨天气压低，臭水味漫遍四周，几里地开外都能闻到那种刺鼻臭味。难以治理的恶劣环境赶跑很多开发商，也赶跑许多开荒者。倒是草地周围有星星寥寥的坟墓，这些坟墓大多是逃避火化的产物，赶上清明之类的重要祭日，会陆续来些祭拜者，哭声和臭气就会蔓延到二层小楼，小楼顷刻被阴郁氛围包裹。

男孩被押进小楼时，男人和女人的对话，让他惊恐万分。

男人说，看上去是个嫩处，开枝散叶还得些时候。

女人说，有老娘在怕啥，老娘会调教得他撑破裤裆。

男人被女人一番龌龊话挑逗起情欲，一下子扑倒女人，女人一个嘴巴抽过去，骂道，老娘夹事哩，去摆弄那些小妖精吧。男孩不由得一抖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小妖精指的是什么？

蓝城连续发生人员失踪案，申聪除了召开大小会议，再就是拟草破获方案，因此每天都很晚才返回家。妻子在哭，他以为她在抱怨自己早出晚归。他走过去安慰说，芬茹，最近忙，晚些回来实属正常，干吗像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，让申聪听见多不好。

申聪压根没回家，我正为他急呢。

十点多了，按说英语课早该上完。

我真担心我们的儿子会加入那些失踪者队伍。

芬茹别急，再等会儿或许申聪能回来。

时针指向11时，申聪和妻子一样急了，他倒背双手来回踱步，申聪是个乖顺孩子，再有两个月就要面临高考，他不会无缘无辜夜不归宿，手机没信号，也没给家打回电话，十有八九出了问题。为安慰妻子，申聪假装轻松的样子要妻子回房休息。

一连两天不见申聪身影，申聪驱车找遍蓝城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天黑下来，申聪不敢回家面对妻子，妻子焦虑成糍糊，找不到申聪，也会把他唠叨成糍糊，索性他叫出肖扬来到一家酒吧。肖扬正为找不到犯罪线索而烦恼，又听说申聪失踪，心里陡增火气，酒自然喝多了些。俩人醉眼朦胧时一男一女迈进酒吧，他们脸上的墨镜大而深沉，尤其是女子，俏丽的瓜子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显得极为不协调。职业习惯让肖扬忍不住多看几眼对方，这一回望，让他突然想起什么，那俏丽的瓜子脸、上翘的鼻子，是那么熟悉亲切。他眼前幻化出妹妹的身影时，女人拽了下男人迅速离开酒吧。

疑团从那个昏醉夜晚形成，一直缠绕肖扬。女人是失踪的小妹吗？身边那个虎背熊腰的男人是什么人？若是小妹，小妹干吗不归家门，算起来她已离开家三年之余。她被谁操控了吗？



黄昏下起滂沱大雨，雨帘凶猛，落在地上，仿佛一堆垂死的卵胞，挣扎几下便宣布破灭。一辆黑色轿车驶过来，车轱辘碾过处粉碎许多泡沫。如此凶悍的雨将路人赶得精光，学校门前聚集的家长也都纷纷找地方避起雨。轿车在学校门前停下，4点30分左右有学生陆续出来，一个高挑身材、形象姣好的女生走出校门，贴近黑轿车，突然被一只大手有力抓住，眨眼人就坐进黑色轿车内。

豹哥，打算怎么处置她？

这个不用你操心，对付嫩处我自有一套，你还是关心下自己吧，那臭小子可被你降服了？

我艳魔是什么人啊，千锤百炼的一条美女蛇会搞不定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？小看我。

荒郊野外那座小楼内，灯光闪烁，地下室内几个倔强的男女生在拼命地挣脱绳子，年龄最小名叫尚圆的小女孩头烫得厉害，申聪见状更加拼命地挣脱绳索。楼上三个房间里分别住着几名待产妇，她们腆着肚子活动在不大的空间里，有的心平气和，有的摔碗砸盆，有的捶打肚子。不管怎样，她们看上去一片恐怖，脸上忧郁成苦瓜。她们的年纪都很小，有的还不满18岁，但看上去面容憔悴得如同老妪。她们中有的已生过三个孩子，却一直没见过孩子模样。

黑豹在忙三火四扒着女生的衣服，艳魔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的自己。黑暗渊薮顷刻淹没她，也是电闪雷鸣的天气，她去同学家学吉他，临班李勇也在，这小子一双细眼横来扫去袭击她，她的心开始颠覆，吉他给她弹走调。她不是对男生有所动情，而是长到十八岁头一次感悟异性带电的目光。她内心莫名其妙地闪烁出看不见的火花，那火花烧到她的脸，她的脸成了绯红云霞。当晚，她接受了他的邀请，吃了顿肯德基，又鬼使神差跟他看了场电影。李勇那小子很会用情，殷勤小动作贯穿始终。她着实被感动，因此不由自主喜欢上他。某天她去了他的家。一进他的家，她便一眼看出他是这个家的宠儿，他姐他爸他妈全都一个模子，那就是战战兢兢和他讲话，唯恐哪里惹恼他。他妈一双肿眼泡横来竖去淫扫她，扫得她直想翻跟斗与呕吐。那天他爸买回一双名牌鞋递给他人就离开，他热情款待了她，拿出好点心，让他妈煮了咖啡端上来。她喝了半杯咖啡，头开始晕旋，接着她看到他妈丢一个眼神给他姐，母女瞬间开溜出去。

她感觉事情有些不妙时，人便昏睡过去。等她醒来，发现自己赤裸裸地躺在李勇面前，李勇亦赤裸裸地躺在地面前，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她被李勇玷污清白后心理压力非常大，总担心身体会发生什么。不久，她的担心灵验，她怀孕了，去找李勇想办法，李勇矢口否认这个残酷事实，而且和新女友搭肩勾背地腻在一起。她气愤至极，一个嘴巴扇过去，李勇则一脚踹到她小肚子上。她肚子一阵绞痛后，血

水随着裤管流淌出来，她昏死在血泊中。她流产了，青春的美好也一并流产。从此她销声匿迹，学校、家里、整个蓝城都没了她的影子。她想到起诉，可那样一来她就会暴光，媒体和社会的舌根子会嚼烂她不说，官司也不一定胜诉。其一她已满十八岁；其二被强暴后她没及时报案，并且还和李勇延续了相处时间，至于咖啡里下的迷药也早已无证可查。她要么打破门牙往肚里咽、要么破釜沉舟另觅报仇路。

艳魔咬紧牙齿左右一横，复仇的怒火扑腾着胸口，只要一张嘴，那火会立刻扑出来。可是三年来到处找不到李勇的影子，据说他家早已搬离蓝城。但她有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他的决心，此间她在混迹中和黑豹相识，两人把酒滔滔时很快成为知音。她遭遇不测后恨任何男性；他惨遭女友抛弃后恨任何女性。彼此在恨意中合作势必经常发生口水战，甚至为一件小事意见不统一双方大打出手，撕破衣服抓破脸的事时有发生。两人打累，就会不约而同去残暴各自的猎物。

艳魔对李勇的仇恨简直比天高比海深，发誓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。此间她把对李勇的仇恨转化到抓来的男生身上，她剥光他们的衣服，用烟头烧他们，把喝剩的酒倒在烫伤处。男生咿呀叫着，似乎已没力气。下体刚被阉割不久，伤口由于没及时处理尚在化脓，有个年龄在15岁左右的男孩被阉割后发烧不止，不久便离开人世。艳魔与黑豹在附近的墓地里挖坑埋了他了事。男生都是艳魔逼迫抓来的女生去网吧等地勾引上钩的杰作；女生则是黑豹逼迫抓来的男生在舞厅勾引获取。这些男女生本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一勾即入道。玩腻了这种拙劣游戏，艳魔、黑豹想出去学校捕获善男信女计策，申聪是被捕获的第一个善男，而名叫尚圆的小女孩则是被捕获的第一个信女。她母亲是中学老师，父亲是大学某系书记。艳魔一听，简直气炸了肺。对于教师这个职业，艳魔打从上初中起就恨之入骨。她恨他们勒索钱财、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辱骂学生、恨他们对本可以改造好的学生冷漠如冰，总之，她对教师没好印象，尤其她怀孕的日子，上课老是发困，班主任不怀好意的目光扫向她，让她感到万分恐惧。吃中午饭，她妊娠反应强烈哇地吐出来。那时班主任也在，她厌恶地捂住嘴巴，吩咐值日生清理好呕吐物，而后说些杂七杂八的难听话，说她想吐为啥不出去。令她震惊的是，她从外面回来听到班主任和几个女生议论她，说她发困、呕吐现象很奇怪，不会是怀孕吧。一阵刺耳哄笑让她再也无法迈进课堂，从那一刻起，她失踪了。

发烧的尚圆被艳魔提拎到申聪面前，艳魔命令申聪强暴她，申聪死活不肯，艳魔拿来一把锋利的剪刀在申聪裆下晃几晃，申聪躲闪着，躲闪到角落实在无处可躲藏，他闭了眼睛咬紧牙关，和父亲申鸣受伤时一个模样，秉承了父亲的坚强。一分钟后，他没感到疼痛，睁开眼睛一瞧，发现艳魔坐在一旁冷眼观察他，锋利的大剪刀插在破皮的桌子上，顿感奇怪，这个女人做事雷厉风行，一向说到做到，怎么中



途停止了对他的残暴？申聪视死如归的样子让艳魔瞬间心软，艳魔打小就钦佩有担当有胆识讲义气的男人，申聪宁可自身受苦也不妥协她，她打心眼佩服他。其他几个男生见到她全都一副筛糠样，她听到他们变声的求饶，更加坚定她残暴的决心。她一咬牙一瞪眼，几个被捆绑的男生中有不听话者顷刻变成太监。

她望眼地上血糊糊的一团，呸地朝上面吐几口，囊货，配种出去卖钱都障眼。被阉割的男生当场气绝，她就唤来奔奔，奔奔是她心爱的猎犬，性情暴烈凶猛，她一挥手，它就张开血盆大口把僵硬的尸体拖捞到草地上或者墓地周围吞吃了。

剩下的男生因怕被阉割乖乖地做了生殖机器。

楼上几个孕妇年龄最大的不过18岁，乱糟糟的性侵犯下她们陆续怀了孩子，十月怀胎，孩子一出生，她们就要继续接受乱糟糟的性侵犯。衰老、疾病在所难免，患了子宫疾病或不能生育者，统统被黑豹“处理”掉，再趁天黑埋葬在墓地里。踩平后，黑豹会在上面种上野草掩人耳目。

婴儿一出生，黑豹便联系上人贩子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干净利索，即便神眼也看不出破绽。接货地点设在荒野，钱、货都用皮箱装置，婴儿箱旁侧带有通风口，携带方便，又不至于憋死。黑豹新近破处的一个女生怀了孕，黑豹穷凶极恶一脚踹流产女生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就是再恶毒也不想出卖亲生骨肉。他原本是个善良敦厚的男生，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，他和叫锦的姑娘好上。锦和他好上一段突然移情别恋，和一个空军飞行员好上。锦当初爱上大块头的他，疏忽了他是个流浪汉。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空军飞行员，从此锦的心倾斜到飞行员身上。

夜里，身边再没悄悄话和温软的身体，那张木头床也不再咿呀唱歌。他由孤独变成愤怒的狮子，他每天酗酒成性打架成瘾，找了份擦车工作，因玩忽职守惹怒车行老板。被开除后，他便人间蒸发。此后蓝城发生一连串强奸焚尸案，现场被毁尸首被烧查起来相当困难，申鸣、肖扬为此颇费脑筋，在市区昼夜设立了巡逻岗。果然一段时期保证了夜行者的安全，可是不久人员失踪案便一起起发生，搞得蓝城人心惶惶。

黑豹在赌馆结识了艳魔，艳魔是赌馆常客，黑豹第一眼猎取到艳魔美色，心里痒痒得发抖，几盘输赢搞定，他邀请艳魔来到一个僻静酒馆，打算吃饱喝足干了艳魔再焚尸灭迹。自从出来混，艳魔从不把男人当回事，利用美色玩得男人筋疲力尽，不要分文报酬，趁男人疲惫不堪一脚踩向男根。

男人疼得喊爹叫娘，她一溜烟跑开。黑豹请她，她吐出口里香烟，习惯性骂了句，戴上遮住一半拳头脸的墨镜坐进黑豹的车。黑豹的面包车里很脏，座位到处染血，还有零星臭气。她嗅了嗅，大骂黑豹是头打圈猪，黑豹没搭理她继续开车。

车子在临郊的小饭店停下，老板娘龇出龅牙笑迎过来，看来黑豹是这里的常客。饭店面积不大，里面苍蝇哄哄，对称摆放的十张餐桌全都污渍斑斑，靠近厨房的窗

台周围也是黑斑重重，显然这里很少有人检测卫生。老板娘问黑豹想吃什么，黑豹一咧嘴说老三样。老板娘唤来矮墩墩伙计，要伙计去狗圈牵出一条肥实的宰了。门前一棵歪脖树上吊起一只大黑狗，黑狗似乎预感到什么，使劲挣扎汪汪叫着，眼圈淌出一滴泪，但没感动不眨眼的屠夫。伙计说了句上路来世再托生，手起刀落，狗脑袋立刻耷拉下。

狗肉、龟蛋、蛇汤逐一端上来，黑豹狼吞虎咽吃下去，吃得满脑门子淌汗。艳魔没动龟蛋、蛇汤，只撕扯了几块狗肉下酒。艳魔知道高头大马的黑豹吃喝完会干什么，她怕整治不了他，趁其不备拿出常用蒙汗药下到蛇汤里。吃喝差不多的时候，黑豹打起哈欠，但人尚且清醒。艳魔绑他的时候，他嘴里溜出骂话，骚娘们竟敢绑我，不怕我大卸你八瓣？艳魔笑说，我被破处那阵子怕过，觉得男人很可怕，现今混迹男人堆，发现男人不过是纸老虎。你也受过伤害？黑豹费力地发问，眼皮已在打架。

那又怎么样？

我们可以成为合作伙伴。

放你娘的臭屁，仇恨也能合作吗？

当然，听我的，放开我，不骗你。

去你妈的，醒来再说吧。

艳魔使劲踹一脚黑豹的男根，黑豹没来得及哼叫人就昏睡过去。艳魔给他留了张字条，说想合作去奈何桥找她。她在逗他，根本无意合作什么。两星期后黑豹锲而不舍地在另一家赌馆找到她，她不卑不亢地说，怎么，还想要我再捆绑你一次吗？黑豹格外乖顺，她和他有着相似的经历，人又精明漂亮，和她合作，那是一本万利，他说出想法，她一拍即合，于是不久诞生了荒甸子上的窝点，那是黑豹靠贩卖人口和偷盗赢得的资本。窝点里逐渐开始营业，被抓来的少男少女很快获得效益。那些稚嫩的新生儿如同一件小物品转手卖空，接下来抓来的生殖机器继续生产。中途患病或者不能生产的，给黑豹毫不客气地弄死。女的由他亲自下手，男的由艳魔下手。黑豹弄死没用的女生殖机器往往像掐小鸡那样掐死她们，艳魔则用一只锋利的剪刀在没价值的男生殖机器身上乱扎乱划一气，最后一下子剪断男根，然后由奔奔拖出去，黑豹埋了了事。

尚圆病愈不久赶上楼上2号生孩子，艳魔叫她去帮忙烧水倒水。为不至于暴露，艳魔亲自为每个产妇接生。2号17岁，居然具备超凡生育能力，两年内一连生了五个，一个三胞胎和一对双胞胎，为黑豹、艳魔赚了不少钱。年仅17岁的2号，肉皮松垮，脸色蜡黄，肚子成年凸鼓着，几乎没赋闲过。那些播种者，见她容色大失，都不肯上身，艳魔就拿着匕首逼迫他们上身。2号刚生完孩子三天，艳魔就押来播种者。



2号染上产后菌加上身体极度虚弱，生产后的第7日在气息短弱中死去。1号、3号、4号、5号怀着，艳魔盯向13岁的尚圆，尚圆被盯得发慌，抬腿便跑。艳魔狞笑着唤出奔奔，奔奔四蹄一奋一口咬住尚圆裤管，艳魔朝奔奔一挥手，奔奔乖顺地松了口。

想逃跑？你他妈也不看下姑奶奶是谁？

实话跟你说，要不是你有个黑心肝母亲，我还真舍不得祸害你。

你命该如此，老实认命吧。

艳魔拉着尚圆向楼上走去，一个熟悉的房间出现在眼前，那是2号住过的房间，床罩血迹斑斑，室内血腥气很浓，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艳魔喊来麦嫂，要麦嫂换下染血床单。麦嫂如令而行换下染血床罩，同情的目光望向尚圆。麦嫂是附近村民，在地里插秧时被黑豹擒获。麦嫂失踪后，家里人山上山下找个遍也不见麦嫂踪影，以为被狼吃了，全家人痛哭一场，烧掉麦嫂的衣服，在自家田地头设了空墓。

麦嫂人很善，竭尽全力照顾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生殖机器，每日三餐，她都变样调理。黑豹、艳魔为了卖个好价钱，在饮食方面很宽容大度，允许小灶，孕妇喜欢吃什么，她就亲自驱车采购。孕妇口味不一致，麦嫂也就从早忙到黑。2号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看见自己形同朽木，拒绝吃喝，一心想死。麦嫂劝来劝去，她才勉强吃些东西，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枯瘦得不成样子。

尚圆住进死去的2号房间，夜里吓成一个团。她老看见2号哀伤的样子，还听到凄厉的笑声，那张嘎吱乱叫的木床在一点点吞噬她，她打开门跑到麦嫂的住处。麦嫂心疼她，打算连夜帮她逃出去。13岁的孩子，要是给这么毁了，一辈子也就完了。麦嫂牵着尚圆的手蹑手蹑脚来到楼下，奔奔卧在门口，睁只眼闭只眼地睡着，麦嫂只好牵着尚圆返回楼上。奔奔是只凶残的狼狗，若是弄醒它，它不但吼叫不止，而且还会撕咬她们。窗户全是钢筋栏，麦嫂很久就想砸断钢筋栏，一来缺少工具，二来她时刻不清闲。只要睁开眼睛就得围厨房转，给黑豹、艳魔做完早餐，还得给几个孕妇做，一做就是半天，完事后还有一大堆衣服等她洗。夜里安静下来，若是弄出响声，肯定会被黑豹、艳魔听见，届时她不但逃脱不了，还会被奔奔撕成碎片。奔奔很聪明，仿佛非常知晓这座房子里的内幕，她给它食物，它从不吃，哪怕是香喷喷的骨头，它都不瞧看。奔奔跟从艳魔很多年，艳魔煞费苦心调教它，从捕获撕咬开始到空中抛食，若是奔奔捕获撕咬得笨拙，或者接了空中食物，她就会关它一个星期，给它白菜叶子拌饭吃。如此往复，奔奔聪明地领教了艳魔的意思，艳魔再空中抛食，哪怕是香喷喷的煮肉，它也会摇摇尾巴离开。

认命吧孩子，咱逃不出去啊。

可我怕啊，麦嫂。

女人都得有第一次，你过了这关就不怕了。



要不等黑豹、艳魔两个混蛋离开麦嫂再想办法吧。

有人打来电话，说李勇在蓝城出现过，艳魔一听顿然如愤怒的狮子。艳魔一早驱车离开，和送情报的小混混接上头，艳魔问清情况，要黑豹帮她捕获住李勇。黑豹因为晚上遭到艳魔性残暴，加上闹腾半宿，正困着，没接艳魔电话。黑豹、艳魔的性爱方式很特别，两人喝醉后互打一番才进入主题。艳魔折磨得黑豹死去活来时习惯性踹过去，黑豹惨叫半天没缓过劲；黑豹对待艳魔也毫不客气，他揪她头发、扇她嘴巴、咬她嫩肌，直到她喊叫不止，他才大展性欲。如此往复，俩人都很疲惫，要不是有人看见李勇，艳魔肯定还在睡着。黑豹没接电话，艳魔气愤地驱车返回住处，揪住黑豹的耳朵往上一提，黑豹立刻精神。耳朵被揪疼，他一把扯住艳魔的头发左右那么一轮，艳魔就老实地羊羔样。

贱人啥事唤醒我？

看见李勇了。

关我屁事。

不帮忙是吧，我叫公安端了老巢。

哈哈，端了你也剩不下。

我甘愿剩不下。

好好好，我这就跟你抓那姓李的小子去。

艳魔荡笑几声，随后跟黑豹坐进车内。

那件事不久，李勇举家迁往大连，在大连某高校混毕业后，李勇觉得大连太小，没啥施展前途，加上蓝城是故乡，便自作主张重返蓝城。他在蓝城开了个小酒店，一心做起生意，早把当年那件残酷事忘记。黑豹、艳魔那辆面包车停在酒店不远处一直等到酒店开业，中午，李勇大模大样迈进酒店，黑豹随后跟进去。黑豹人一进去便死盯住李勇，酒店主营海鲜产品，由父母从大连发货给他，海鲜质量上乘，因此每到营业时间就会涌现大量食客。为不引起周边怀疑，黑豹把事先准备好的蟑螂放进海鲜锅，然后用筷子捞起来激起事端。嚷嚷声吸引过来李勇，李勇一双眯眼笑成线过来解释，黑豹一拳击过去，李勇的鼻孔立刻窜血。没受过屈的李勇动起刀子，食客纷纷吓跑。酒店空无食客，黑豹一个反扭，把李勇的胳膊反背过去，疼得龇牙咧嘴间，黑豹趁势拖出他，有人报警，酒店不远的110迅速赶来，黑豹松开李勇夺路而逃。

捕获李勇失败，艳魔非常看不起黑豹，一路没好气地数落他。回到住处，黑豹躺在床上休息，忽然淫欲上来，艳魔把自己关锁在房间里不理不睬他，几个在押女子全都怀孕，那是他为生本钱，他不能随便动她们。身体、心里憋闷得发慌，他想起13岁的尚圆，眼内淫光无法收拾之际，他来到楼上2号住过的房间，没发现有人，

惶恐至极。他喊来艳魔，两人四处搜寻，也没见尚圆的影子。推开麦嫂的房间门，里面空荡无人，艳魔当即出了冷汗，她唤几声奔奔，奔奔没像以往那样出现眼前，她紧张得呼吸都有些受阻。从厨房内发出一声声闷叫，是奔奔，她喜出望外地打开厨房门。厨房门一打开，她立刻傻了眼，奔奔浑身是血躺在那里，四蹄被绳子牢固捆住。她俯身仔细一瞧发现奔奔身上到处是刀痕，有两处刀痕很深，砍断奔奔脊梁。奔奔断了脊梁又被束缚住，根本无法起身反抗，艳魔喊它，它还挣扎几下企图起来，可身上软得像面团，它只好发出沉闷的呜咽。

狗娘养的麦嫂竟敢捅狗逃跑？

抓回来我碎尸万段你。

黑豹，追上去，看狗的伤势就知道她们没跑多远。

妈个巴子，臭娘们敢在我眼皮底下撒野，我抽了她的筋。

黑豹、艳魔离开时每道门都锁得严密不透，奔奔虎视眈眈卧在门旁，院门的锁链子结实稳固，院墙足有三米高，想逃出去谈何容易？黑豹、艳魔刚离开，尚圆就急着要逃跑，麦嫂从厨房的小窗户探出头查看了四周，觉得只有窗户是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。她去厨房拿来菜刀用力砍着窗户周边的木头框架，一侧木头框快粉碎的时候奔奔似乎发觉出有些不对劲，呼啸着奔过来，一口咬住麦嫂的大腿。情急下，麦嫂只好举刀砍向奔奔，奔奔头部挨了几刀血糊了眼睛，可它依然呼啸着撕咬麦嫂，麦嫂瞅准奔奔脊梁猛地砍几刀，奔奔软骨症般瘫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眼神依然凶悍。为安全起见，麦嫂找来绳子三五下捆住了奔奔，然后把奔奔拖捞进厨房继续砍着窗户，木头窗框很快活动，麦嫂撂下菜刀拼力拽着窗框，由于用力过猛，麦嫂连同窗框砸到地面，脸给窗框砍出的木刺划伤，麦嫂抹了下血，霍地起身把一脸紧张的尚圆抱出窗外，接着自己跳到窗外。窗外即是无边旷野，麦嫂脚一落地没耽搁半秒时间，拉起尚圆朝前跑去。

那时太阳偏在上空，显然时辰还不到中午。

麦嫂和尚圆穿过草地、墓地、河流，尚圆累得躺在地上不想起来，麦嫂说不想被抓回去折磨就赶紧起来，尚圆一听这话不知哪来了精神，一下子跃起，跟在麦嫂身后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，饿了，麦嫂就从背后的干粮袋里取出两个菜包子和尚圆大口吃起来，渴了她们就解下身上的水瓶。

麦嫂出逃是有充分准备的，临晚麦嫂经过黑豹房间时听见里面的对话，于是贪黑做了干粮，装了几瓶子水，叮嘱尚圆好生睡一晚养足精神准备出逃。尚圆半夜还是跑到麦嫂的床上，夜半，她老是听到2号凄惨的哼唧声，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声音，随着那声音的方向，尚圆看到一张张惨白的面孔，她吓得连忙跑出那个房间。傍晚，她们跋涉到一个村落，麦嫂认出那是临村，再往前走七八里地就回到她居住的